



齐白石与徐悲鸿(右1)、吴作人(右2)、李桦(左1)合影。

江南倾胆独徐君

徐悲鸿艺术大展在湖南美术馆举行
他与齐白石如何成为忘年交？

潇湘晨报·晨视频记者范盛杰 综合报道

近日,由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,湖南美术馆、徐悲鸿纪念馆联合主办的“迴立向湘江——百年巨匠徐悲鸿艺术大展”在湖南美术馆开幕。本次展览精选徐悲鸿纪念馆馆藏百余件精品力作,是迄今为止在北京以外展出规模最大的一次。其中,国家一级文物《船夫》《愚公移山》《世界和平大会》、国家二级文物《自画像》《群奔》《松鹤四条屏》等代表作集体亮相。

徐悲鸿与湖南渊源深远。他的代表作之一《奔马》,就是创作于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。“辛巳八月十日,第二次长沙会战,忧心如焚,或者仍有前次之结果之,企予望之,悲鸿时客槟城”——这是他在该画右侧的题跋。当时,抗日战争正处于敌我力量相持阶段,日军为发动太平洋战争扫清障碍,企图通过大规模攻势迫使国民党政府俯首称臣,故而他们倾尽全力屡次发动长沙会战,意图打通粤汉铁路,直指西南。二次会战中,日军一度突破长沙并进驻株洲。正在马来西亚槟榔屿举办艺展募捐的徐悲鸿听闻后心急如焚,连夜作《奔马》寄发忧思。

徐悲鸿数次来到长沙,举办画展、传播美育,还曾戏称自己是“半个湖南人”。在“九歌”系列画作中,他通过对古典文学表意的视觉重构,创作出“山鬼”“东皇太一”“湘君”等形象,深度追溯并推崇屈原的高尚品格。

徐悲鸿也与不少湖南人交情甚笃。他与田汉因共同的革命与艺术理想而结缘,两人肝胆相照、患难与共。1948年秋,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。12月12日起,中国人民解放军陆续到达天津、北平前线,到21日完成对北平、天津、塘沽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,驻守北平的国民党军队成了笼中之鸟。北平城中的国民党官员开始收拾行装、打点关系,准备离开北平。当时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特意从南京打来电话劝说徐悲鸿离开,但徐悲鸿决意留下。而他之所以坚定留下来的原因之一,就是田汉冒险从解放区带来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嘱托,希望徐悲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北平,并且希望他在文化界多做工作。

除了田汉,徐悲鸿还与两个湖南人关系极为密切。一是浏阳女子廖静文,她是徐悲鸿的妻子;二是湘潭人齐白石,徐悲鸿佩服齐白石“纯然独创”的精神,与齐白石相知相惜,可谓一生最好的湖南朋友。

改革与变法

徐悲鸿与齐白石相识于1928年。这一年,66岁的齐白石在北平定居十年,“衰年变法”基本完成,在北平逐渐也站稳脚跟;徐悲鸿则受北平大学校长李石曾之聘,出任当时已是“残局”的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,并开始酝酿教学改革。

徐悲鸿纪念馆初代馆长吴作人在《追忆徐悲鸿先生》中曾说:“当时他发觉北平艺术学院的国画教学基本上是掌握在保守派的手里,而他的素来主张对陈陈相因、泥古不化的所谓‘传统’,要进行改革。他的大胆吸

收新的以写生为基础训练的主要教学方向,是不见容于当年画必称‘四王’,学必循《芥子园》的北平艺术学院的。尽管还有少数有新意的画家如陈衡恪、姚茫父等人,但他预见到他在北平是孤掌难鸣的。”

于是,徐悲鸿找上了齐白石,三请齐白石任教于学院,试图通过齐白石的富有生命力、独创精神和鲜明个性的艺术风格,来矫正当时中国画的画风流弊。正如他给齐信中所说:“闻师造化矣,不闻师古人也,试问古人何师?甚矣!浅人之误人也”“翁

之山水独创一格,深合自然。俗子偷懒,惟知四王,复好论是非。鄙人因号之曰:有目用以无视最为可耻”。

然而,徐悲鸿的艺术改革并不见容于北平画坛,他在北平住了不到三个月就辞职南返。《徐悲鸿——回忆徐悲鸿专辑》记载,1929年春季开学,徐悲鸿又回到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科的西画课堂,说:“这次去北平,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几位很有艺术才能的画家,他们有坚实的绘画基础,也富有创新的精神,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多才多艺的齐白石先生。”



《奔马(送白石生子)》图。

徐悲鸿回到南京后,与齐白石“书信往返不绝”。徐悲鸿的妻子廖静文说:“白石先生每有佳作,必寄悲鸿,悲鸿便按白石先生的笔单,将稿酬寄去。那时,正是白石先生精力旺盛,创作最成熟的时期,悲鸿购藏他的佳作极多。”在现存徐悲鸿给齐白石的书信中,对此类事也多有提及,如“三两笔之虾蟹小鸡请多作几幅”“倘有杰作,乞为留下”“此半年中得意之作,均乞为我保留,鸿必不负翁之苦心”“大横幅不妨再试(先写芦花鸡之类再向上画),倘得佳幅必不让诸他人”等等。

徐悲鸿不仅自己收藏,为扩大齐白石作品的影响力,他还代齐白石向当时的文化名流欧阳渐、于右任等求诗与题字,为齐白石谋划出版正等的个人画集,向海内外介绍齐白石等。

在对齐白石山水的推介上,徐悲鸿有可能是贡献最大的一人。1930年9月开始谋划,1931年6月为之撰序,1932年出版的《齐白石画册》,可以说是徐悲鸿尽心竭力的结果,这是齐白石的第一本以及生前最后一本以山水为主的画册。

1946年,徐与沈尹默在重庆西路口社会服务处举办的“齐白石画展”,共同在重庆《和平日报》发表启事:“白石先生以嶽崎磊落之才从事绘事,今年八十五岁矣,丹青寿考,同其永年。北平陷敌八载,未尝作一画、治一印,力拒伪敌教授之聘,高风亮节,诚足为儒林先光。胜利以还,画兴勃发,近以杰作数十帧迭渝展

出,邦人君子景慕先生绝诣,得此机缘,以资观赏,信乎所谓福不浅者,谨为缀言以介。”

1930年,齐白石感念徐悲鸿,以惋惜之情作《月下寻旧图》。画中,一位老者执杖蹒跚而行,背影落寞,并题了两首诗:“草庐三请不容辞,何况雕虫老画师。深信人间神鬼力,白皮松外暗风吹。”“一朝不见令人思,重聚陶然未有期。海上风清明月满,杖藜扶梦访徐熙。”白皮松是北京常见的树木,徐悲鸿的画作中也有白皮松的身影。

齐白石还将感恩体现在赠徐悲鸿的一幅山水画上:“少年为写山水照,自娱岂欲世人称。我法何辞万口骂,江南倾胆独徐君。谓我心手出怪异,鬼神使之非人能。最冷一口反万众,使我衰颓满汗淋。”

1933年,齐白石刻“知己有恩”印章,在边款中写道:予有知己二三人,其恩高厚,刻石记之。徐悲鸿的常用印如“荒谬绝伦”“吞吐大荒”“江南布衣”和1寸9分见方的大型名章“徐悲鸿”,均出自齐白石之手。

两人之间相赠的最有趣的一幅画,要算1938年徐悲鸿赠齐白石的《奔马》——贺齐白石老来得子之喜:“白石翁七十八岁生子,字之曰良末,闻极聪慧,殆尚非最幼之子,强号之曰末耳。故人固无长物,且以远方,因写千里驹为贺,廿七年九月,悲鸿在桂林。”这类以友情为基础的诙谐、幽默,是“秀才人情”,其表达也是十分文人化的。

忘年与倚靠

齐白石比徐悲鸿年长三十一岁,两人是真正的忘年交。随着交往的加深,徐悲鸿成为齐白石非常信任的朋友,甚至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的“去留”这个大问题上,齐白石也信任并听从了徐悲鸿的劝告。

据廖静文回忆:“当我们像往日一样,走进他那个安静的庭院时,却发现老人家正满面愁容地坐在画室里。见到我们,他连忙颤颤巍巍地站起来,衰老的脸上已失去了往常那种安宁、沉静的笑容。这时,我们才知道他也受到了恫吓……白石先生怀着深深的忧惧,正准备立即携带全家老小,离开北平。”对于一辈子“伤乱”的齐白石来说,“乱”是他最怕的事,因“乱”而背井离乡,因“乱”而无法送终,因“乱”而难以落叶归根。这是他一生最为纠结的情感,太平平地过日子也就成为他最大的渴望,而他对付“乱”的办法主要就是逃离。在他的交往圈中,能打消他的恐惧和顾虑的,恐怕只有徐悲鸿。徐悲鸿率领北平艺专留下来的举动,应该在齐白石的心里起到了极大的稳定作用——“白石老人一向对悲鸿怀着最大的信任,他那双疑虑重重的眼睛里渐渐闪出了亮光,满布愁容的脸上展现出微笑。他毅然取消了香港之行,还殷勤地挽留我们吃了湖南风味的午餐。当我们起身告辞时,他又像往常那样,安详地拄着手杖,送我们到大门口。”文中所表现的齐白石对徐悲鸿的信任,是比较可信的。

齐白石在北平艺专的位置、名誉、待遇等问题,也都有徐悲鸿为之争取。解放初,齐白石在中央美院的待遇问题,是徐悲鸿特别关心的。他曾有信函谈到给齐白石“增薪”之事:“前呈文化部拟每月增白石先生月薪二百斤,已批来否?待批到,此约须由院中专人送去。告知齐先生,每月须交三条幅四件,请勿迁延。本年尚须补足,因吾已与文化部言明,我有责任

最后的「合作」

1947年的小除夕,刚为徐悲鸿装裱《愚公移山》与《九方皋》不久的裱画大师刘金涛,向徐悲鸿求画,徐为他画了两只相向而立的公鸡,名为《斗鸡图》,题为:“丁亥小除夕停电之际,暗中摸索,为刘金涛君糊窗,悲鸿漫笔”。

1953年9月26日,与齐白石在第二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见面后不久的徐悲鸿(徐担任大会执行主席,主持会议),因积劳成疾、脑溢血复发离世,享年58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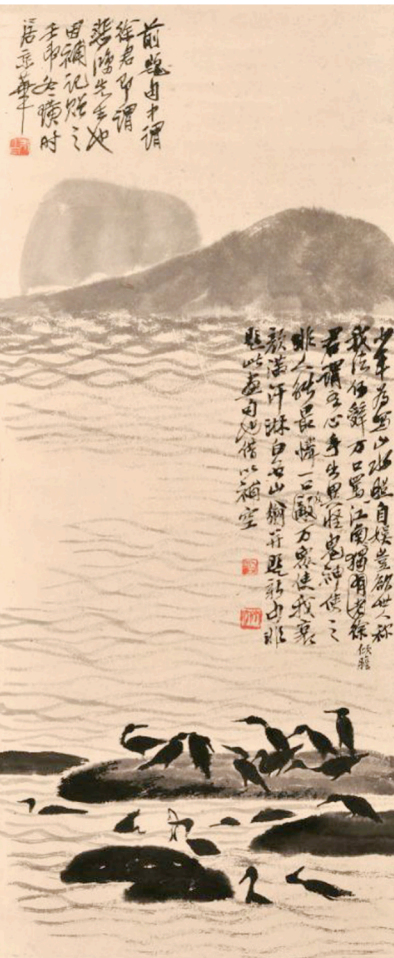
1954年,刘金涛携此图轴,请齐白石补画。齐白石为其补充了嶙峋山石,



齐白石与徐悲鸿画的《斗鸡图》。

也。悲鸿。”此信大约写于1949年,使用的还是“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”的信笺,这封信,也是徐悲鸿以个人名义向政府担保。

此事艾青在《忆白石老人》中也曾有所涉及:“听说白石老人是教授,每月到校一次,画一张画给学生看,作示范表演。有学生提出要把他的工资停掉。我说:‘这样的老画家,每月来一次画一张画,就是很大的贡献。’何况美院院长徐悲鸿非常看重他,收藏了不少他的画,这样的提案当然不会采纳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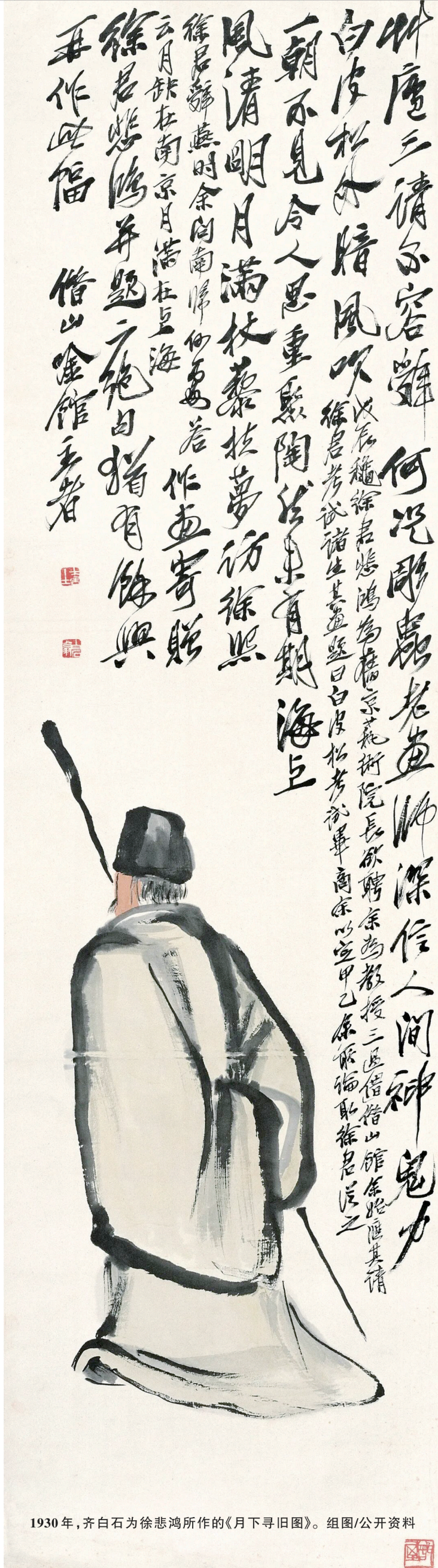
齐白石赠徐悲鸿的山水画。

又添了几株花草,画面右边题“九十三岁白石补石并花草”,寥寥数笔画下的草石,却仿佛本就是一气呵成的作品。

之后不久,齐白石得知了故友的死讯——补画后,年过九十的齐白石因久不与徐悲鸿相见,亲自来到徐悲鸿住所,却发现“徐宅”的牌子变成了“徐悲鸿纪念馆”,他才知这位小自己三十一岁的知己已去世。

在徐悲鸿的引荐下,有幸结识齐白石的郭味蕓回忆说:“……我在画家徐悲鸿纪念馆又一次接待了白石老人。那时他刚刚知道了徐悲鸿先生辞世的噩耗,立即赶来。他在徐悲鸿先生故居会客厅的沙发上默默地坐了很长时间,眼睛凝神不动,心里在寻思着什么。后来他的口角动了一下,说出了‘影像’两个字,我们才知道白石老人是要看看悲鸿先生的像片。他站在悲鸿先生的影像前,眼里含满了泪水,一定要跪拜,大家怕老人过于激动,在劝说下,才深深地鞠躬,然后被搀坐在椅子上。悲鸿先生是白石老人的知己,是‘最冷一口反万众,使我衰颓满汗淋’的倾胆知交,悲鸿先生的逝世,是民族艺术的重大损失,怎能不使白石老人伤感呢?这一次就是我和白石老人的会见。”

再之后不久,齐白石老人同在9月逝世,享年93岁。而这幅《斗鸡图》,也成了两人最后的“合作”。



1930年,齐白石为徐悲鸿所作的《月下寻旧图》。组图/公开资料